

世界经典名著

名家短篇小说选

(一)

汤小倩 何 方 编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诚 实	1
第一章 雷鸣十声的城堡	1
第二章	5
第三章	7
第四章	10
第五章	13
第六章	17
第七章	19
第八章	21
第九章	25
第十章	27
第十一章	29
第十二章	33
美食	38
贫穷的人们	57
第一章	58
第二章	62
第三章	65
第四章	68
第五章	73
第六章	76
第七章	80
第八章	85
第九章	88

第十章.....	93
第十一章.....	97
第十二章.....	100
第十三章.....	104
第十四章.....	109
第十五章.....	116
第十六章.....	123
第十七章.....	129
第十八章.....	132
第十九章.....	139
最后一个南方女郎	144
第一章.....	144
第二章.....	151

诚实

〔法〕伏尔泰

第一章 雷鸣十声的城堡

第一节

很久以前，在希费里拉省，在可敬的冯·雷鸣十声子爵大人的城堡里头，有一个心眼特别好的孩子，你只须看了他的脸看上一秒钟，你准能知道他心里在想啥。这孩子挺聪明的，可从头到脚都透着单纯。许是为了这个，他的名字叫诚实。老佣人们都认为诚实是爵爷的妹妹生的，至于诚实的父亲，十有八九就是河对面的那位地主大人。孩子也生了，可爵爷的妹妹并不理会地主大人再三的求婚。其实地主大人心肠好不说家产也不能算少了，可小姐嫌地主大人的家徽上只有七十一颗小叉叉。为什么只剩下七十一颗了呢？谁知道！或是给历史的长河刷掉了吧。

说起子爵，在希费里拉无人不晓，那可是世家。你不信？咱随便一指，那就是好几件证据。巴龙家的城堡门在希费里拉是最大的，堡里聚义厅三面墙一色的条幅。堡上还有一大群狗，平日里只在四周田里窜，要是爵爷想打猎



了，一招大腿的功夫就能把狗们召齐了。爵爷和主之间的信使就是村里牧师，所有的人都唤这牧师“主啊”，然后在牧师先生的不知所措的那一瞬间开怀大笑。

爵爷夫人体重二十五石，单单这就让人肃然起敬。爵爷和这位夫人生有一男一女。女儿名叫居尼贡兰，十七岁，丰满配着多情善感，极有媚力。儿子人称“老木头上下来的刺”。

巴龙家请有一位师傅，名叫庞可逻斯。年轻的诚实就跟着这位师傅学习，诚实并以他那年纪特有稚朴敞开全部身心吸取师傅庞可逻斯每一点智慧。庞可逻斯师傅精通形而上学、神学、宇宙学。庞可逻斯师傅能以任何人都不能不信服的严谨证明：无因则无果；更进一步，在这个所有的可能存在的世界之中最完美的世界上，子爵的城堡是所有子爵的城堡中最好的，子爵夫人是所有子爵夫人中最好的子爵夫人。

“可以证明”，庞可逻斯会说，“事物不可能比其本身更完美。其所以如此，正因为任何事物之存在皆有目的，任何事物必是为着其最完美的目的而存在。比如鼻子，正如你观察到的，其存在是为着支持眼镜：由此，我们就有了眼镜。又如大腿，这个简单，就是用来穿大裤衩的，所以就有了大裤衩。石头的存在是因为可在上面凿洞，然后用来建城堡：这就是为什么子爵大人有这么精美的城堡——因为我们省最伟大的子爵拥有最好的城堡乃出于必然。猪是为了被人吃：所以我们就一年到头都吃猪肉。自然，若某人称‘任何事物都是好的’，那么他就是在说蠢话：他应该说“任何事物皆因最完美之原因而存在。”



第二节

诚实一字一句地背诵着庞可逻斯师傅的精辟论述，并无一不以为真理。在诚实看来，居尼贡兰小姐就是美丽的一种最极端的表现。可诚实一直也没能够积攒起足够的勇气去向居尼贡兰小姐阐述他的见解。正如每一个健康人，诚实常常思索有关于幸福的问题。诚实认为，第一等的幸福自然是做雷鸣十声子爵；紧接下来的第二等的幸福是做居尼贡兰小姐；而第三等的幸福就是能够每天都见到居尼贡兰小姐；第四是做庞可逻斯师傅的学生，因为庞可逻斯师傅是全省最伟大的哲学家，也就是说全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

那天，居尼贡兰小姐到城堡外去看蝴蝶。在那个人称公园的地方，透过灌木丛，她看到庞可逻斯师傅正在给她母亲的那个娇小的漂亮黑女佣上应用物理学方面的课。居尼贡兰小姐对于自然科学，有着天生情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过于强烈的测量手段而引入的干扰，她小心地、没有半点声响地跪坐下来观察庞可逻斯师傅再三重复着的演示实验。居尼贡兰小姐知道‘充分论证’（师傅经常使用的词句）的重要性。待庞可逻斯师傅他们离开后，居尼贡兰小姐也上了另一条回城堡的小路。路上，居尼贡兰小姐的思绪变得有些恍惚，隐约地在求知欲的驱使下，她开使幻想她自身变成了诚实的‘充分论证’ - 反之亦然。

快到城堡的时候，她遇上了诚实，居尼贡兰小姐的脸



变的红红的，连打招呼的短短的句子都变得断断续续。居尼贡兰小姐脸刚一红，诚实的也红了起来，诚实的嘴动了几动，发出了一些声响，可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

第二天，晚餐时，居尼贡兰和诚实一句话也没说，在快要吃完的时候，菊内宫丹看了诚实一眼。居尼贡兰的头还在抬起的过程中的时候，诚实就从眼角发出去的余光观测到了这一先兆。于是两人的目光在餐桌上方对撞了约半秒钟。晚餐后不久，两个人发现他们面对面地站在一扇屏风的后边，两个人都不很清楚他们是怎么到这来的。当目光还在空中对撞的时候，居尼贡兰的手绢掉到地上去了，诚实把它捡了起来。接手绢的时候，居尼贡兰的手碰到了诚实的手，她握住了他的手，这时两人的手都是僵僵的。又过了一会，诚实低下头吻了菊内宫丹的手，在诚实的唇与居尼贡兰的手背相触的时候，诚实的身体里生出一大股暖流，于是诚实用力地拥抱居尼贡兰，居尼贡兰也拥抱诚实。他们的嘴唇接在了一起，他们的眼里迸出了火花，他们膝关节开始了颤抖，他们的手探索了非同以往的领域。

雷鸣十声子爵大人刚巧路过那扇屏风，子爵大人刚巧观测到了这一因与果的相互作用。经过一秒钟的思考，子爵大人就开始踢打诚实，直到把诚实赶出城堡。居尼贡兰昏死了过去。闻讯而来的子爵夫人亦开始用肥厚的手掌抽打不醒人事的居尼贡兰。在这所有城堡中最精致最美好的城堡中出现了一阵混乱。



第二章

遭受酷刑被赶出了他心中的人间天堂，诚实噙着眼泪水漫无目的地走着。一时他看看苍天，一时他回首望望那住着最可爱的子爵的女儿的最精致的城堡。天完全黑了，诚实觉着累极了，他找了一条沟睡下了。那时天开始下起了大雪。第二天天亮时，诚实发觉全身几乎给冻僵了，他挣扎着拖着麻木的躯体走到了最近的那个村子。这时的诚实身无分文，疲劳和饥渴也开始发挥效力。诚实来到一家小旅馆的门前，捏着空空的衣袋，他茫然地在小旅馆门前蹒跚过来又蹒跚过去。这时，两位身着蓝制服的看到了诚实。“同志”，两个蓝制服中的一个对另一个说道，“那边那个年青伙计是块好料子，身高也正合适。”另一位也深以为然。他们一同走向诚实，并极有礼貌地邀请诚实与他们共进早餐。“可敬的先生”，诚实面有难色地说，“在下万分感激您们的盛情，但是我眼下并没有能力支付我那份早点。”“年青可爱的先生”，一位蓝制服说着，“像您这般品质的人是无需为金钱一类的事费神的。请允许我猜猜，我想您有五尺五寸吧？”“是的，可敬的先生，这正是我的身高”，诚实把腰弯了弯。“那么，年青的先生，就请与我们共进早餐吧。我们不但应该支付您早餐的费用，也永远不能坐视如您一般优秀的人为钱而烦恼。人就是要互相帮助才对。”“您完全正确”，诚实有些激动，“这也正是庞可逻斯师傅一直教导的。我现在才真正认识到‘任何事物皆因最完美之原因而存在’是多么的正确。”诚实的



新朋友们又送了几顶高帽子给诚实，诚实全盘照收，并摆了一脸也要送还几顶的神情，但两位蓝制服不容诚实开口，“您是一位忠诚且有献身精神的人，我说的准确吗？”一位蓝制服说。“完全正确，我对于居尼贡兰小姐可是”

“不，不是这样。我们的意思是，难道您不忠于保加利亚国王吗？”“为什么？我才不呢，我又没见过他。”“殿下可是最有魅力的国王！来，让我们为殿下的健康干一杯。”于是诚实干了一杯。“成了”，诚实被告知，“现在起，您就是一位英雄、是保加利亚人民的卫士，一位栋梁之材了。您已踏上了通往辉煌的大道，您将永有福星高照。”接下来，两位蓝制服给了诚实一杆火枪，并领了诚实去到他们的军团。在那里，诚实学习右转弯、左转弯、扳枪机、放回枪机、瞄准、扣板机、快步前进，并挨了三十板。第二天诚实进了一大步，只挨了二十板。第三天，诚实只挨了十板，同志们都十分钦佩。诚实还是没能摆脱困惑，他始终不能够在他自身寻出英雄的影子。在一个明媚的春天，诚实决定出去走走。当然不是说他要去什么地方，诚实以为，正如动物，人也有权力使用他自己的脚。还没有走出六哩路，诚实就被另外四位六尺高的英雄给放倒在地上，并且给捆了起来，然后诚实给送进了一间囚房。在军事法庭上，法官问诚实，是愿意接受由全军团人马轮番处罚他三十六回还是愿意接受由十二名火枪手每人对着他的头颅开一枪。诚实说他不接受以上任何一种，可那一点用处也没有，诚实被告知他必须做出决择。于是诚实行使了神圣的权力，也就是众所周知的“自由意志”。他选择了由全军团人马轮番处罚他三十六次。诚实挨过了两



圈，全军团上下共两千将士，也就是说诚实挨了四千枪托子。这时诚实身上只有头和两只脚亦旧完好。当全军团人马在重整队型准备第三回合的时候，诚实改了主意。诚实请求还是把他的脑子一枪打出来的好。诚实的请求得到了法庭的准许。诚实的双眼给蒙了起来，行刑队队长命令诚实跪下。正在这个时候，刚巧保加利亚国王路过。国王想知道这罪犯做了些什么。天才的国王分析了送上的材料，意识到诚实不过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形而上学家。国王于是赦免了诚实。毫无疑问，有着如此人性光辉的国王将被所有的报纸赞颂直至永远。一位有本领的军医只用了三个礼拜就治好了诚实的伤，他用的药膏是狄奥斯歌里得斯研究出来的。

第三章

逃往荷兰阿巴利亚与保加利亚两国的军队同样出类拔萃，世界上任何其它军队中再也寻不出哪支队伍更如此训练有素、更少开小差的了。两国军队的装备以及于排兵布阵的运用亦是无出其右。双方的喇叭、银笛、双簧管、军鼓和加农炮合奏出的乐章就是在地狱里也听不到的。一开始，双方的火炮先放倒了各自对手各约六千人；然后，火枪手们的努力下，在这个所有可能的世界上最完美的世界上，又有九千到一万小泡沫被打得粉碎；最后，刺刀做了另外几千人死亡的“充分论证”。加一加：大约有三万兵士战死。当第一位士兵被加农炮炸成手是手脚是脚的时刻，诚实，就像任一位哲学家一样，发抖了。诚实动用了



一位哲学家所能有的全部智慧，把自己藏了起来，并在他所可能寻到的最安全的地方观察了这一历史性的宰杀。当交战双方的士兵在各自长官的指挥下高唱战歌以向各自的国王表露忠心的时间里，诚实做出了一个决定：诚实要去这个世界上别的地方去继续他的因与果的思辨。走过一堆又一堆的死去了的和正在死去的人们，诚实来到了那个离战场最近的村子。村子已是一片废墟，因了是个阿巴利亚人的村子，保加利亚人根据战争的基本准则，把村子用火烧了烧。诚实在原本是街道的地上走着，两旁，这里那里是被刺刀扎过的男人，女人们则是每人的喉咙的部位被砍出一条大缝，有的女人怀里还紧紧地抱着小孩子。一些年轻的女人，在她们的腹部还被加砍了一刀，根据战争的准则，诚实知道：这些姑娘是在满足了一些英雄的天然需要后被送上天国的。还有几位女人，已被烧得半死，哀叫着请诚实终止她们的苦难。地上满是脑浆、手还有脚。诚实飞奔着逃向另一个村子。这个是个保加利亚人的村子，阿巴利亚的英雄们也已做过了保加利亚英雄们所做的一切。踩着尸体和碎砖破瓦，诚实离开了这个战争的剧场。诚实非常想念居尼贡兰小姐。诚实的干粮袋里本有一些吃食，但当诚实看得见荷兰时，袋子是空的了。诚实还是满怀着信心。诚实早就听说过这个国家：人人富有。诚实期望着好生活又会再一次开始，这好生活很有可能会好得就象诚实在子爵大人的城堡里度过的、直到由于居尼贡兰小姐的美丽而导致的他的被驱出为止的那种好时光。诚实试着选了几位衣冠楚楚的市民去讨钱，无一成功。诚实并被告知：若是他继续这一种职业的话，他就该被送去劳改营，



在那里，会有人教他如何活得象个人。诚实看见了一大群人聚在一起，似乎有个人在声地讲着有关慈善的事体。诚实立即赶了过去。好不容易熬过了一个钟点，那个演说家详尽地述说了他的理念。诚实凑上前去与演说家致了最崇高的敬意，演说家一脸的狐疑：“什么原因让您到了这？您的动机纯正吗？”当然了！”诚实有些不好意思，“可敬的先生，我认为无因则无果，事物皆相联而成因果之链，任何事物都是为着最完美的原因而存在。我被驱离居尼贡兰小姐乃出于必然，受军法处治亦然。现在，在我能够养活我自己之前，向您讨面包也是出于必然，所有的一切必然如此。”哼！朋友，你是想说教皇反基督吗？”从没听人讲过这样的话。不管教皇是否反基督，我可是在饥饿之中呢。”有些人就该饿死！无赖！滚开！可怜虫，你这一辈子再也不要走近我。”与此同时，演说家的妻子从二楼临街的窗口聆听了她丈夫与诚实的全部对话。当她听到这世间竟有人公然致疑问于教皇是否敬爱基督，她就一只痰盂里的事物全倒在了诚实的头上。一位从来也没受过洗礼的教徒，好心的坚吾士，也看到了这一幕对于也有两条腿、一个灵魂的同样是人的陌生人的粗暴、可耻的行径。坚吾士把诚实带回了家，让诚实收拾干净，又一起坐下来吃了晚饭，并又一起喝啤酒。在开始喝第二杯啤酒时，坚吾士递给了诚实两荷兰盾，并自告奋勇地要教诚实如何做波斯地毯生意。当然了，所谓波斯地毯其实是荷兰佬自己织的。诚实是如此地被感动了，第二杯啤酒只喝了一半，杯子就留在空中不再一动。猛然间，诚实双膝着了地：“我的师傅庞可逻斯真的是完全正确，所有的事物必是为着其



最完美的目的而存在。但是您的慷慨确是比那位穿黑外罩的先生及他的太太的苛刻更使我体会到庞可逻斯师傅的话的深意。”

第四章

庞可逻斯师傅得了梅毒第二天，散步的时候，诚实遇上一位浑身疮疤的乞丐。那乞丐的两眼深陷，看了的人没准都会替他担心：他的眼珠子会不会把他的一部分脑子给挤到别的地方去了；他的鼻子也不知是给什么咬去了大半；他的嘴也歪着；他的牙全是黑的。乞丐一边沙哑地说着什么，大约是乞求怜悯，一边剧烈地咳嗽着，每一阵抽搐，都似乎有一颗牙齿被吐出来。诚实看着那乞丐，心里止不住的难过，到也有一丝的厌恶，可更多的是同情。诚实把那个再浸礼教徒给他的两荷兰盾全给了这可怜的乞丐；当乞丐把头抬得高些时，诚实惊呆了，诚实两眼紧盯着这乞丐就如同他见到了幽灵，泪水顺着诚实的脸直往下淌，淌到脖子那就消失在衣领的后面。“哎呀，”这可怜的乞丐说道，“你还记得你不幸的庞可逻斯师傅？”“什么，真是您？敬爱的师傅，您怎么会成了这样子呢？那是什么样的大灾难？您为什么要离开那最精美的城堡？居尼贡兰小姐好吗？她真的是姑娘群里的珍珠，大自然的杰作。”“我已经精疲力尽了”，庞可逻斯师傅说道。诚实就领着庞可逻斯师傅到了再浸礼教徒的马棚，诚实又去找了吃的来给庞可逻斯师傅。填饱了肚子，庞可逻斯师傅脸上现出了一点生气，诚实又接着问道：“菊内宫丹小姐怎么样了？”



您先等等，我得祷告一下。”“她死了。”诚实立刻昏死了过去。庞可逻斯师傅抓起桌上的老陈醋，倒了些在手心，在诚实的前额揉了一阵。诚实慢慢地张开双眼，“居尼贡兰死了！啊，最完美的世界现在又在哪呢？她生了什么病？是因为她父亲把我踢出来，她悲伤过度所至吗？”保加利亚士兵干得，完了他们还用刺刀挑开了她的肚子。她父亲想保护她，那些大兵就把他的脑袋打开了花。子爵夫人也给剁成了碎块。我那不幸的学生，居尼贡兰的兄弟也给保加利亚兵给开了肚。城堡里再没有两块擦在一起的石头了，谷仓全给烧了，羊全给杀了，鸭子也全给杀了，树也全给砍了。”庞可逻斯师傅歇了歇，又接着说下去：“可我们也复了仇了；你还记得山那边那位子爵吧，就是那位保加利亚爵爷；他们保加利亚大兵所做的一切，我们阿巴利亚英雄也都在山那边照做了。”诚实再一次昏死了过去。诚实再次恢复知觉后，开始请教是什么原因导至了这样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充分条件”至使庞可逻斯师傅成了这个样子。“哎呀”，庞可逻斯师傅说，“是爱情；爱情，这给人类以温欣的爱情，这宇宙的守护神，这所有有知觉的生命的灵魂；还有那因爱情而至的柔弱一切情感。”“哎，我”，诚实道，“我也知道这爱情：我们的心的君主，我们的灵魂的灵魂。它所带给我只是一次亲吻，和一堆落在我屁股上的踢打。可为什么这样美丽的原因却导至您这般的幸呢？”“哎，亲爱的诚实，你记得帕葵娥特的，就是子爵夫人的那个漂亮女佣。在她怀里我尝到了天堂一般的快乐，这快乐也给了我地狱一般的折磨。帕葵娥特早就染上了我现在有的病，她大概也已经死去了。她是从一位方



济各会修道士那得来的，那方济各会修道士是从一位老伯爵夫人那得的，老伯爵夫人是从一位骑兵队队长那得的，骑兵队队长是从一位候爵夫人那得的，候爵夫人是从她的一位年青的侍从那得的，那侍从是从一位耶稣会修女那得的，耶稣会修女是从一位跟着哥伦布闯天下的好汉那得的。”“啊，师傅，您刚刚描述的是怎样的一条令人心酸的因果之链呐！一定是有魔鬼在做祟。”不，完全不是这样”，伟大的哲学家答道。“这都是命中注定的，这是我们这个最完美的世界上必不可少的一种原素；假如哥伦布没在那个美洲小岛带上这病毒，我们就既不会有巧克力也不会有胭脂红。这病毒已祸害了我们好多代了，有时甚至灭绝了整个国家，这病毒因此而展现着于自然的伟大目标的矛盾。”“做为一种事实，请注意，这病毒也正如关于宗教的吵闹是我们这个大陆所特有的。那些中国人、日本人现在还没染上。但是，毫无疑问，在未来的几世纪里必定会有某种‘充份条件’使得他们，那些中国人、日本人也得到这种病毒。”“眼下，这病毒正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在我们中间传播，特别是在那些决定国家命运的伟大的、光荣的军团之中。任何人都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当两支各三万人马的队伍上阵冲杀，至少各有两万人染上了梅毒。”“这到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诚实说；“可我们一定要把您的病治好。”“怎么可能呢？我身无分文，我的朋友，没有钱，在这个球面上是不会有有人来给我放血、灌肠的。”诚实立刻就跑着回去找那再浸礼教徒詹吾士，诚实请球詹吾士再发善心也救救他的师傅，诚实还描述了庞可逻斯师傅的凄惨景况。詹吾士，这个好心人立刻把庞可逻斯博士带回了家，



并请了医生来。病治好了，庞可逻斯师傅只失去了一只眼、一只耳朵。因为庞可逻斯师傅写得一手好字，且还是个算术家，詹吾士就让他管帐。两个月后，詹吾士要去里斯本做笔生意，他就带了两位哲学家也和他一同去。旅途中，庞可逻斯博士向詹吾士详尽地讲述了为何事物是如此完美。可詹吾士有他自己的不同看法：“人类一准已不再如先前的人那样天真”，詹吾士说道，“人不是一生下来就都和狼一样的，可人都会变得象狼一样。主并没有给人二十四磅重炮，主也没有给人刺刀，可人自己去造了这些东西来毁灭自己。又比如破产，定下来的法律只是为了不让债权人得到他应有的一份。什么世道！”“这一切都必然是”，一只眼博士说道，“单独的自利的恶在社会中集合而产生广意的善。由此，自利的恶越多，广意的善也就越多。”庞可逻斯博士讲话的时候，天就变得黑了，风也越来越强。已经看得到里斯本的海港了，可他们的船却陷入了一场大风暴。

第五章

再浸礼教徒之死可怕的巨浪使劲地摇着这船，让人身体里各式各样的古怪念头在神经网上四处飞跑、乱撞。一半乘客晕了船，只伸手抓住一件牢靠的物事坐在各处摆一脸一脸的青灰色；另一半人不是在尖声嚎叫就是在用比在教堂里快十倍的速度向他们的主祷告。船帆早就成了碎片，桅杆也断了，前甲板也不知给什么扯出一个大洞。有几个胆大的试着做些什么，可一点用也没有，因为没有人



发号施令，即是有，在这种大风浪里谁听得见？大风浪初起时，再浸礼教徒就上了甲板。他想：或许能帮着做点什么。这时，有个发了狂的水手冲过来照了詹吾士就是一右勾拳，那家伙用力是如此猛，刚好一个浪头过来把船摇了一摇，这家伙就给抛了在空中，头直奔断了的桅杆。水手的头并没撞上断桅，只他的马裤的大裤档给卡在剩下的约一人高的断桅上，整个人就这样给挂了起来。詹吾士赶了过去，把水手放了下来。这时，詹吾士的双手忙着放水手下来，只两只脚在巨烈地摇摆着的甲板上。又一个大浪打来时，詹吾士就给抛下了海。那水手抓着船沿漠然地看着海水里起浮着的詹吾士，直到詹吾士消失在汹涌的波涛之中。在詹吾士掉下海的瞬间，诚实刚好从舱里爬出来，诚实的头探出舱口时，他看见了向着海水处飞着的詹吾士。在詹吾士的头第三次浮出海水时，诚实挣扎着到了船沿。诚实脱下上衣，正要往海里跳时，旁可逻斯师傅拖住了诚实的一只脚。旁可逻斯师傅大声地向诚实以无可反驳的语气喊道：“人不能向必然挑战。通往里斯本之途完全可能是这再浸礼教徒的归路。”旁可逻斯师傅接着又向诚实证明了再浸礼教徒之掉下海之先验性与不可抗拒性。旁可逻斯师傅又说：“必然乃是必然，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走必然之路。人生活在必然之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先验的，人不能抗拒宿命。比如文学，比如写诗，我们所求的只是自由。当灵性摆脱了枷锁，于是我们就写下诗。我们的诗又是没有一定的格式的，所以我们的是诗，而中国人的不懂得何谓必然使得他们与我们是如此地不同。比如文学，比如诗，在中国人那里唤填词的。所谓填，就是照着已做好

